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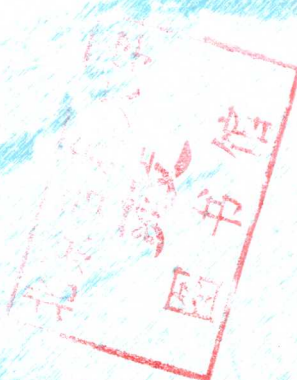


* T263670 *

鹿 县

lu xian

郭润生 著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鹿 县

郭润生 著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芮城商业彩印公司印刷

*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1 字数:273千字
1999年9月第1版 1999年9月山西第1次印刷
印数1——3000册

*

ISBN 7—5378—1974—2

I·1914 定价:15.00元

县委书记赵志平，决心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，却因此而得罪了上上下下的既得利益者，触动了强大的关系网，被摘掉了乌纱。副县长王有成虽然不懂经济，也不懂科技，但他懂得“政治”，懂得当官的“好处”，终于将赵志平赶下了台。

进步与落后，科学与愚昧，民主与封建，掺杂着爱与恨，悲与喜，在鹿县纠缠着，扭结着。

第一章

1

公元一九九五年夏的一天，午后暑气逼人。县委书记赵志平从市里开完会赶着回鹿县。车外的风景迅速地向后闪去。他已经四十五岁，黑黑的短发，黑黑的眼睛，黑黑的脸膛。他常常警省自己：你已经到了不应该被人忘记的年纪，绝不能活成一个容易被人遗忘的人。这鞭策着他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着竞争的精神，发挥着生命的潜能。来鹿县工作四五年了，为官一任致富一方的宏愿远没能实现，倒是前进路上的荆棘越来越多了。自己仿佛踏进了“地雷阵”、“火牛阵”，面临的是一道道万丈深渊。每想到此，汗水便湿透他的衣衫。

红色的桑塔纳轿车滋滋地放着冷气，但他仍觉得背上湿漉漉的，用手抖抖衬衫，湿腻腻的感受才少了些。市委、市政府刚刚召开了国有企业工作会议，各县市的第一把手都参加了。市委常委、分管工业的副市长陶令辉，那个白白胖胖、养尊处优的家伙，

拍着他的肩膀，用和缓的语调将了自己一军：“志平，你是从省委下来的，原来就是工业通。这一回要闯要冒，给全市带个好头。”话好说，事难做。赵志平深知这个头不好带。前些年计划生育是天下第一难，如今搞活国有企业成了难中之最。鹿县一无矿藏、二无名胜，作为财政税收台柱子的十八个县营企业越来越不争气，一个个面黄肌瘦、腰弯腿弓、人困马乏、毛尽血干，针管子插进去都抽不出血来，台柱子快变成竹杆子了。要说也真是着急，年年研讨会、现场会、协调会，处方开了不少，药也抓了一些，却总不见起色。有些干部私下总结了个“自行车论”，说国有企业是除了车铃不响，什么都响；而个体私营企业是除了车铃响，什么都不响。还编出一个顺口溜来：一轮承包动了动，二轮承包没钱劲，三轮承包尽亏损，再往下干破、关、停。一片悲观情绪，积重难返却无可回避！赵志平盘算着伤了脑筋，用手指按摩着瘪下去的太阳穴。

鹿县城古为鹿州府，五百多年前修建的城墙城门还在。城门外，摆满了小商摊，开满了小商铺，一派商贾市井之象。肉、蛋、奶，瓜、果、菜，盐、酒、醋，布、丝、皮，摊摊摆到南门外，这就是眼下鹿县市场经济的水平。缓缓穿过人群熙攘的城门洞，轿车拐上了现代气息浓厚的城内大街。快行驶到县饮料厂门口，司机小白发现十几个工人在路中央站着，摆手的摆手，摇帽子的摇帽子，口里还叫着：“是县里的汽车，快停下！”

显然是一群上访的，拦车告状要找领导的麻烦。小白眼疾手快，一踩刹车，一分离一变档就要往后倒车，另找一条路回县委大院。老师傅们早就对他“耳提面命”：不给领导找麻烦，帮助、掩护领导“突围”、“撤退”，也是司机的分内之责。小白正表扬自己反应灵敏、随机应变，赵志平的手拍在了他的肩膀上：“不要开倒车，停下，我下去看看。”

小白嘟囔着“没事找事”，脚一踏刹车板，把车停下了。赵志

平利爽地推开车门下了车，到得那帮人跟前，自报家门：“我是赵志平，有啥事？”

一听这话，小白暗暗叫苦：“这不是引火烧身，自讨苦吃吗？你不知道，我可知道这饮料厂是个啥摊子。”

鹿县城方圆不过三十公里，人口不过四五万人，县里就那么一二十个头头脑脑。赵志平作为一把手，不知道他名字的人几乎没有。人的名树的影，听说是拦了县委书记的车，几个年轻工人发怵，往后倒退，一个老工人却跨前了一步大声说：“你是一把手，那算我们找准人了。赵书记，我叫李大新。我们都是饮料厂的。以前厂里月月能开了工资，大伙儿生活有保障，生老病死有依靠，共产党恩情比天高。如今五个月没开工资，家里揭不开锅了。我们找了几次县经委，今天推明日，明日推后日。到县委、到政府，门卫不让我们进去。大门上写的‘为人民服务’，却把人民挡在门外。没办法，只好站在路上拦你们的车，请领导到我们厂里坐一坐、看一看，帮我们快寻个活相。”这个李大新五十多岁，身子瘦削，两眼深陷，脸色焦黄，头发乱得像一蓬草，胡子零零落落。蓝色的劳动服已很破旧，不少地方还沾了油腻，一片蓝一片黑的；一双黑塑料凉鞋四处断裂，用火烙铁粘住的接口处很不平整。

“不是救济了吗？”八年前，县里投资三百万元建起了这个厂，主要生产汽水和冰糕。那时，健力宝、雪碧、芒果汁、可口可乐等现时琳琅满目的饮料产品，不是没有生产就是市场还没有扩展过来，白的冰糕、黄的汽水竟也旺销了那么三四个年头。可惜当时挣下的钱，除了发奖金谋福利，就变成了厂长屁股下面的“蓝鸟”牌小汽车。冰糕、汽水一条道走到黑，新产品没有开发出一个来，销路越来越小，连鹿县人都说它喝不得，除了偏远乡村能零售一点，十之八九都成了积压品，县里年年考核，年年坐“红椅子”，亏损大户非它莫属。去年亏损了五十万，今年一过春节，连电费、电话费也交不起了，电业局切了电，邮电局断了线，原

材料也组织不回来，只好工人放假、企业停产。

李大新摊着一双老茧垒老茧的大手，仍然是高声大嗓：“五十块钱一袋面，花的早花了，吃的早吃了。我们这么大的人，天天没活干，月月盼救济，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啊！”

赵志平正想从饮料厂入手解剖一下县营企业：“那谈谈你们厂的现状。”

一个长着尖下巴的工人答道“我们厂是该有的没有，账上没有钱，库里没有货；不该有的却有，车间里长草，机器上生锈。”

“都逼得有些女职工进歌厅了。”又一个上了些年纪的工人说，“但有三分奈何，谁去那种地方？那不是正经女人去的地方！”

“女的进了歌厅还不咋，后生们有的当了贼。老王家的二小子昨天叫派出所唤走了，今天还没放回来。据说是长了第三只手，叫人逮住了。自打建厂以来，这厂里只出劳模，还没有出过犯人。”

“厂子一关，把人们的品行都坏了。男的女的、老的少的，原来一个个都是遵纪守法、知礼懂节的。赵书记，得赶紧组织生产，不然厂完了，人也完了。”李大新下意识地抓住了县委书记的肩膀。洁白的衬衫上落下了一个黑色的手印。

“你们的厂长是不是大个子范久通？”赵志平把手举过头顶比划着问道。他心里很难过。一个厂子如同一个家庭，厂长就好比是家长。他想知道厂长还在不在岗，还负不负责任。自己一米七四，和范久通相比却矮了一头。他不熟悉这人，县营工业主要由王有成副县长管。

“对。”李大新答道。

赵志平说：“李师傅，咱们这就到你们厂。”

2

听说县委书记“驾临”，范久通心里就像揣了二十五个小老鼠。自他当了厂长，还没有哪一任县委书记来过这个小厂。哪个领导也是嫌贫爱富，企业不景气，很难见县太爷进门。明摆的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只得豁出去一见。

范久通已到知天命之年，一米九的个头，往那儿一立，就像半个门扇。他葫芦般的大脸盘上总是一团和气。每日里饭店进宾馆出，鸡、鸭、鱼、鹅、茅台、西凤的综合作用，使舌头发育加快，说起话来不大清楚，也使腹部皮下细胞异常增长，脂肪壁不断加厚。他一坐下，那隆起来的大肚皮，就像在胸前放了一张小茶几。常有人开他的玩笑，说他怀着十个月的孩子。他咧着大嘴哈哈一笑：“那倒好了，孩子终能生下来，不像这成了终身卸不掉的负担。”厂里的“蓝鸟”牌轿车载了他不到三年，座簧便不堪重负而失去了弹性。

厂里共有三个副厂长。企业停产后，没有像他一样“留守”，都奔了“第二职业”：李郁盛回村里办了私营企业。日进万金；孟卫正买了汽车跑运输，日进千金；兰保昌到大富豪酒家做了大堂经理，日进百金。厂里只留下自己一个光杆司令唱“空城计”。老婆赵承兰看着别人发家有些眼红，劝他也离开厂子，到外面打闹些现钱。他把大眼珠一瞪：“妇人家就晓得钱，快闭上你的嘴！谁都可以走，惟独我不行，因为我是厂长。”在他看来，国有企业厂长权力比皇帝小一点，但比总统要大一点。

范久通见了赵志平满脸堆笑，“哎哟，赵书记，这么热的天气您亲临指导，真让我感动呀！请办公室坐坐，喝点茶水。那里有

空调。”

赵志平指着厂房说：“老范，我一天坐办公室，屁股不待见板凳。咱们到车间吧！”

“车间？”范久通惊讶得大嘴巴失去了闭锁功能。他从没见过直奔车间的领导，多数人是坐车观花，来时喝酒，走时带礼，充其量坐在会议室听听汇报。这赵志平看来是个务实的人，不过他也许是要在李大新等人面前装装样子。要命的是现在不生产，工人放假了，机器都停着，车间有什么可看的？但书记出了题目，也只得低下头迈开腿做向导。他二人在前面走，李大新等人拉开一段距离，跟在后面。他们虽然不作声，心里都称赞赵志平的认真劲，都想瞧瞧范久通怎么过关。

车间大门被一把有些锈蚀的大铁锁锁着，上面还斜十字样贴着两张封条：封条上照例写着日期、盖着公章。范久通从裤带上解下一大串钥匙来，从中挑准一把大号铜钥匙，眯着眼睛捅进去。钥匙磨损得小了些，伸进去靠左靠右往深往浅，费了好大工夫才捅开。

偌大的车间由于长期无人打扫，地面上铺了一层不薄的尘土，走过去脚步就荡起迷朦的灰尘，刺得人鼻子直发痒。里面还很阴暗，范久通摸索着拉了一下电灯开关，五盏灯泡只亮了一盏。赵志平借灯光望去，八台机器像巨兽一样静静地卧着，上面油污尘土蒙蔽，就如蓬头垢面的老人。“这些机器怎么样？”

“机器是工厂的心脏，保养得还不错。什么时候需要生产，什么时候就能开动。目前就是缺少流动资金，希望县里……”范久通壮着胆子吹牛。

“你给我试试。”看着脏兮兮的机器，赵志平根本不相信范久通打的“保证书”。

范久通手心手背出了汗。他在地面上走了几个来回，拣了一台看上去还“年轻”一些的机器，犹犹豫豫地启动了电闸开关。还

好，机器有了感应，“嗡嗡”之声不绝。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，它一声一声地“嗡嗡”，遗憾的是就像一头吃饱食躺着养膘的老母猪，只是哼哼不运动。“这是预热，过一会儿就行了。”范久通自知不妙，与其说是给赵志平不如说是给自己讲着宽心话。三分钟过去了，机器光是释放噪音不运转。这大概是范久通生命中最漫长的三分钟了。他脑门上沁出黄豆大的冰冷的汗珠，感觉到脚下的地裂开了缝，自己在往下沉，用力往起拔都止不住那种坠势。机器比机器人还要冷酷，并没能因为厂长大人汗淋漓而出现奇迹，继续“嗡嗡”地轰鸣，仿佛里面住了一群永远也飞不走的蜜蜂。

书记的耐心是有限度的。瞅瞅赵志平黑铁片似的脸，范久通只好重新启动。这次情况更糟，机器竟然沉默了，连讨厌的“嗡嗡”之声也消失了。范久通彻头彻尾地掉进痛苦的深渊，对这台机器恨得咬牙切齿：“他奶奶的，你要是我的儿子，我非一脚踢杀你不可！”面对赵志平雷鸣前闪电般的目光，范久通心房震颤，吧嗒着厚嘴唇讪讪地说：“赵书记，这、这台机器可能有毛病，再、再试一台！”未等赵志平可否，就颤着手启动另一台机器。他心里祈祷：老天爷保佑！

无知觉的机器并不放过范久通，丝毫不接受电线传导过来的巨大能量，惟一的反应就是不反应，依旧“死机”。如果这机器是一条喂了肉就能跑的狗，这时的范久通甘愿以身饲之。机器死了，老天爷死了，范久通也死了！他的大脑空白得渗出血红的血，鱼市上死鱼的眼睛安放到他的眼框里。

赵志平脸上的乌云霎那间扩展到了鼻尖，话语里夹着冰雹：“算了吧，你的机器都罢工了，车间简直成了废品仓库！看来，我只能答应你的请求，到办公室坐一坐了。”

“啊——走吧。”范久通张着大嘴巴，麻木地回答。他头晕脑涨，像中了暑的病人。他不知道自己这庞大的身躯是如何挪到门口的。大门打开，一线阳光斜射进来，给车间地面上带来一片明

亮，映出砖缝里冒出一束束野花，竟有白、紫、黄、粉红等各种颜色。范久通关上大门，仔细把封条撕扯的部分对接整齐，用唾沫粘好了，然后才锁上那把大铁锁。“简直是太平房！”

工人看到了一切，嘴里不说话，却间或发出嘘嘘的声音，就是那种母亲把住小孩子撒尿的声音。范久通表面上是搓耳朵，实际上是用两根小指头，分别塞住了两个耳朵眼。

厂长办公室窗明几净，地上铺着猩红色的波斯地毯，真皮高档沙发一溜摆开，高级玻璃钢茶几上放了香蕉、苹果、西瓜等时令水果。当地西瓜还在地里结着没能成熟，这是从海南岛那边贩运过来的。墙上挂了几幅鹿县文化名人的字画，还有一些过时的奖状和锦旗。角柜上放了一台 25 吋的彩电和一台录相机。赵志平一坐下，范久通赶紧敬过一支“红塔山”烟来。赵志平摆摆手谢绝了。他心里压着大石头，丝毫也没有抽烟的心情，赵志平环顾四周，冷冷地说：“你这办公室倒是挺阔气的。”

范久通知道这不是夸奖，不是表扬，甚至不是一句中庸的话。他脸色很不自然，就像刚学画画的小孩涂出来的脸谱。他的大舌头在口腔中艰难地转了几转：“这是门面，跟街上的商店一样，就是卖袜子也要安装铝合金门窗，用大理石铺地。”

“这方面不会歪打正着，再好的办公室也生产不出饮料。”赵志平直截了当地说。

“那是，那是。可人家都如此，我也只得跟潮流。”他自觉解释得很好，嗓子便通顺了许多：“赵书记，我首先代表饮料厂的全体干部职工欢迎您光临指导。”然后，抬胳膊拍了几下手掌。工人都放了假，光杆厂长代表谁？一副假模假样。赵志平浑身不舒服，摆手道：“好我的老范，刚才你的八台机器已经列队欢迎过了，你也不用寒碜我了。说说厂里的情况吧。”

“是。”范久通虽然已经感觉到赵志平的厌烦，但当厂长说话或汇报的习惯驱使他继续肉麻：“下面，我把鹿县国营（他把国营

这两个字说得很重)饮料厂的情况汇报一下,如有不妥之处,望赵书记(说赵书记这三个字时也加重语气)批评指正,以便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克服和改进。”

“你不要讲虚话套话,直奔主题吧。”赵志平控制着自己内心的烦躁,努力不站起来走人。范久通连着几声“是、是”后说:“我们厂是一个县营小厂,建厂八年,对县财政也是有过贡献的。近年来,市场疲软,产品滞销,结果贷款固定化、长期化,产成品资金占用多,亏损挂账多,逾期贷款多,使得增量优化不了,存量搞活不了,资金周转加速不了,经济效益提高不了……”这是大学毕业的女儿摇着笔杆子写出来的稿子,王有成很赞赏,说里边有许多好名词新观点。花了十天半个月的时间,平时不肯记事情的范久通居然背熟了它,受到王有成副县长的表扬后便作为向各级领导汇报的蓝本。

“什么效益提高不了?是负效益!”赵志平不等范久通说出下面“请求县委,县政府帮助解决困难”之类的话,一拍茶几,就给沉浸在“朗诵”状态之中的范久通的“悲哀进行曲”划上了休止符:“老范,市场不是我们所能左右的,客观因素我知道,你说说主观因素吧。”

主观?赵志平一拍茶几,范久通刚刚平静了一些的心又是一通乱跳。他压根没从主观方面检讨过,叫他很为难。

赵志平追问道:“是不是没有总结过?”范久通只好点头:“是,一天忙忙碌碌,静不下心来总结。”范久通的大脑袋就像一块充着水的海绵,赵志平一压,它就冒水。

“好一个忙?机器生锈,工人下岗,难道这就是你忙忙碌碌的‘成绩’?我的范大厂长,你要对全厂上下的衣食住行负责,真正的父母官是你们。”如果摔跤能解决问题,赵志平真敢冲上去和面前这个大个子拼上一场。他压制住胸中就要喷发的烈火,问道:“你干多少年企业领导了?”

“一参加工作就在工厂转。筹建这个厂时就是负责人，八年了。”范久通小心翼翼地回答。

“八个年头可不算短，小米加步枪，打走小日本，也就用了八年。你八年来辛辛苦苦竟把一个企业办得资不抵债，亏损累累，而且还没有认真地问自己一个为什么，太不像话了。那时我们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，现在真该向你们这种人头上砍去。”赵志平一张黑脸因激愤而发紫，他不由得站了起来，一直走到窗前才停住。他叉着腰，感到自己的心沉甸甸的：看来鹿县的问题在经济，经济的问题在工业，工业的问题在机制。好机制加上一个好厂长，加上一个好产品，企业才能有活力。下一步抓工业，就是抓“三好”。这方面不突破，就会出现第二、第三甚至第四个饮料厂。那时，局面不可收拾。他挥了一下手说：“老范，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反正我是着急呀！我说的话冲了点，或许伤害了你的感情，但同志可以伤害，事业不能伤害。你看看我们的工人同志的觉悟有多高，几个月没发工资，自己勒紧裤带克服困难，没有起来造我们的反。这是他们相信党，寄希望于我们。我真感动呀！我真想给他们下跪。但是，我们千万不能因此而麻木不仁，更不能无所作为。这只能激发我们搞好企业的雄心壮志。我考虑先从你这个企业开刀动手术，杀出一条血路来。”

一听赵志平要动手术，范久通赶紧站起身来，连连拍着胸脯：“好好，我一千个赞成，一万个拥护。为了搞好这个企业，我常常睡不着觉，每天早上起来，枕头上都能掉一大把头发。赵书记，你放心，凡是县里定出的政策，我一定坚决照办；凡是县里拿出的措施，我一定完全支持。”在他看来，领导们动手术不过是开个现场办公会，协调一些资金，给一些优惠政策，然后就是踩着西瓜皮走路，滑到哪儿算哪儿。

“真的？”赵志平看着范久通头上黑森森的头发，嘴角上浮现出一丝奇怪的笑意。

“我说的全是心里话，我对这个厂是有感情的。”范久通咧着瓢似的嘴，给县委书记打保票。赵志平马上接口说：“要是免你这个厂长呢？”顿时，范久通就像高烧病人吞了冰淇淋，手脚发抖，张着大嘴，伸着舌头，好半天说不出话来。他觉得自己脑子里像是进行了一场核试验，充满着的全是蘑菇云。“赵、赵书记真是风趣……”没等他说到句号，赵志平就非常严肃地说：“此时此地，我可没有风趣的心情。企业气息奄奄，当厂长的怎么能心安理得？胸无良谋，手无良策，又怎么如此恋恋不舍？”

“我……”范久通呼哧喘气，发热的脑细胞组织不成一句能表达本意的话。赵志平望着他，往下压了压声音：“企业是纳税人，不是用税人。政府办企业是为了创利增收，不是在国有资产上打窟窿。不是厂长吃掉亏损，就是亏损吃掉厂长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有第二条路可走吗？工人们没了铁饭碗，厂长就不能有铁交椅，这是很公正的，也是必然的。你说呢，我的厂长大人？”

范久通呆呆地望着茶几上黄的香蕉、青的苹果、红的西瓜，热汗与冷汗交流，裤子湿腻腻的，血压一下升到二百，两眼灌满了鲜血。他张口结舌，说不出一句话来，但想到了王有成，想到自己并不是一只长相类似于虎的猫：我不能吃掉亏损，但也不能被你吃掉，我不能被你吃掉！他放肆地盯向对面的县委书记，拳头攥得紧紧的。

屋外忽然响起了一片掌声，窗玻璃上现出李大新等人的面孔。赵志平打开窗户喊道：“工人弟兄们，进来吧！”

3

“王县长，你先谈。”当晚，赵志平召开了县委、县政府联席

会议，传达了市委、市政府国有企业工作会议精神之后，专门研究饮料厂如何摆脱困境的事情。会议室里灯光分外柔和，气氛却很紧张。谁都知道这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，饮料厂工人拦车告状、赵志平大动其火，范久通挨批挨克的事，经过添油加醋、添枝加叶，早通过各个渠道灌到所有与会者的耳朵里。大家一改以往开会时久别重逢、嘻嘻哈哈的样子，一进来就找个位置规矩地坐下，互相之间既不递烟也不搭话，一个一个像和谁永别似的，面孔绷得紧紧的。赵志平等人到齐，把半截烟摠在烟灰缸里，就点分管工业的副县长王有成的将。

王有成是个矮胖墩，纺锤形身材，中间显粗两头显细。一张枣核脸颇为丰满，细软的头发已发稀疏，眉毛浓而黑，黄眼珠子在有些发肿的大眼泡里面闪着金光。黑丝绸的衬衫下隐约可见白的皮肤；灰色的肥筒裤，笔直地垂在闪亮的棕色皮凉鞋上。他一提裤子便露出洁白的袜子。他在鹿县，可谓是“三朝元老”。除了两三年宣传部长的经历，便是抓工业，从厂长到机器，熟得不能再熟了。听到县委书记发问，他先喝了点茶水，清了清嗓子，然后一合手中的黑漆洒金大折扇：“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，看问题要抓主要矛盾。我看这饮料厂的主要矛盾是市场不行，这年头谁还吃冰糕、喝汽水？产品没有销路哇。眼下搞企业，最难的也是最怕的，是产品不对路，产上东西没人买。企业生产经营核心，从实物形态上来说，是使产品转化成商品，实现马克思说的那‘惊险的一跃’；从货币形态上来说，是一个从货币到货币的过程。这样，市场一咳嗽，企业就会感冒……”论文化程度，王有成不过高小，可他平生好学，而且用什么学什么，立竿见影，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显示出高于一般工农干部的水平。他自己也十分善于把持自己“儒将”的风度，在县级领导班子中，还是独树一帜的。有人戏称之为“王马列”，他听了很受用。

“老王，你不用给咱咬文嚼字了。鸚鵡也可以成为经济学家

因为人可以教给它两句话，一句是供给，一句是需求，这供给与需求正是经济活动的核心。企业最终要靠产品发言，对这个厂想没想过开发新产品？”

“想过，但主观努力扭转不了客观规律。”王有成从旁边黑色的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小本子，煞有介事地沾着唾沫翻了几页，说某年某月议过山楂汁，某月某日谈过沙棘饮料。

“做过可行性调查没有？”

“做过，而且每次都是三结合，从企业厂长、科技人员到营销人员全参加了，从原料、技术到市场、价格都分析到了。”王有成将老花镜摘下来搁在桌上，言之凿凿。

“我怎么没见过一份可行性调查报告？”

“因为调查论证的结果都是不可行，也就没有写过可行性报告。”王有成喝了一口水，感慨地说：“往前推上二十年，日子真好过呀！醋不酸，酱不黑，饼干赛过耐火砖，照样卖得快。今不如昔了！”他摊开双手。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，送给赵志平一座海市蜃楼。

“不要向后看。不说自己毯没薦，一说一个那二年。我们要公道地看待市场竞争。不能当它使我们扩充市场的时候就喜欢它，而当它使我们收益减少的时候，就说它是欺诈的、破坏性的。市场永远是对的，这个概念必须有。评价你一个企业好坏，选票是消费者手中的货币，这就叫货币选票，这也是一票否决制。老王，你谈谈这个厂的班子吧。”

“不错，从整党以来到现在，没有发生过一桩经济案件，从公款吃喝到贪污受贿，一概没有。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，太过硬了。”王有成感慨地说。

“走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，站在什么岗位负什么责。廉洁是好的，可企业毕竟不是党政机关。作为经济单位，我们衡量它的首要标准是能不能使国有资本增值，使国家税收增长，使工人的工